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目錄

葉適

沈子壽文集序

湖州勝賞樓記

北村記

爲沈作賓

漢陽軍新修學記

爲郡人皇甫煥

上芮提刑啓

名燁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

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題朱晦庵帖

爲尹長興者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李浹
彥穎

十

姜安禮墓誌銘

姜處恭長山人塋武康

袁聲史墓誌銘

袁直友說友兄塋烏程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高澗烏程
簿塋武康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墓誌銘

趙彥傑塋武康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克明寓塋皆烏程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詹體仁見前

章憲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王蘇墓長典

傅兆 郡倅

重編吳興誌序 爲歸安譚錦

王炎 郡守

懷忠堂辭 并序○爲顏魯公

湖州到任謝表

上葛密院 鄉書

上宰執書

卷二十一
一
答凌解元書

上宰執撥米賑濟書

申省論馬料劄子

回交代周郎中啓

周諱夢祥
前湖守

謝從官啓

謝孟漕啓

答魏倅啓

答長興安吉知縣啓

答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啓

賀吳興郡王啓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大昌覆謚文簡議

丁端祖

歸安人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陳文蔚

西

堂記

爲郡人章謙亨

章巖磨碑

不知作者姓氏
勇爲章謙亨錄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沈子壽文集序

葉適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絀于王
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
~~業~~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
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
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

珍殺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趁
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愠忘憂心舒意閑而
自以爲有得于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
陳逸騫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
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
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
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
忤物爲前輩挹然務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
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

也然且落落寞寞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
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膏
梁藜藿晏然冲守不可榮辱此子壽之所以自求古人
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湖州勝賞樓記

葉適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卽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
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蓋也然四
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梁楫動搖而靚粧袷服之倒影
引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華浦沉清浮綠鳧鷖棲止而綺

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綿絡頗抑湖
之重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
艇繪牒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
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礙於
耳目之狹者易徇而廸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
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
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簞盈而釜熟爲於大宗
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
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

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旣
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遁碧瀾山隱兼之
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
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
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
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
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
使沃窮閭可使富況蒲魚豐行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
君初至捐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

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憚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北村記

葉適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

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棹轉穿
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款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
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
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徃徃湊泊
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
同有也若夫城中卑觀大圉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
側立也吾聞古之善遊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
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
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

囿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常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滄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

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
所願欲也哉

漢陽軍新修學記

葉適

漢陽昔鄖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卽
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關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
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
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
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剝勢壞知軍事吳興皇甫
煥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宮旣成而堂廡崇崇百

楹相扶墻壁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
輦豐實爲學官夫以輦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
明辦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
復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俊秀
彙傑之恩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
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於性命之粹
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
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枝葉之文且耳紫奪
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訓也

上芮提刑啓

葉適

外若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同覽風俗恭惟大使緊
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
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祕之論定許
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
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泥古
不求法令之師邈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
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
無訟爲難此蓋伏遇某官奉公以身惟義爲質弟兄師

保俱爲天下之望人門戶儀刑方觀之論道周行
江漢親至鄉間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
常持中以民豈惟伏念於囚辜益嘗教誨其官屬
有所庸瑣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
崇國趙公諡宣簡議

葉適

議曰某旣狀公之行止之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配
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沉痾而能退遜以

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居窳守獨之操甚於寒鄉窶士救民之疾苦如饑渴行懸利之政如嗜慾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爲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

諡曰宣簡謹議

題朱晦庵帖

葉適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惡迫
丁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
人也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竇謨閣李公墓誌銘

葉適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享孝宗時天子念
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趨和退

卽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根當牢
持諸所興爲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
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
浸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
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
僧榻食纔數溢米蕭然永日風操絕俗遠甚三子伯尚
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
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
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

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墓銘來
請因竊用常所論叙者爲書首少卿諱浹字謙善有夙
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
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
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歎曰吾旣仕矣學有大於此者
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興壞因革
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廣誨蒙曰衆寶
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
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期至

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且莫及而爾
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
監主簿太府丞太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
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於外稍久則兌賣
名役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
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戮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綱出
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上印造或出內庫錢收
換樁管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
策如此改知徽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悉械

繫滿府縣值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义手至額曰真
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帥且倚權利
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且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
密院檢詳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且怒懇
與專國者徙將作監旣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
不往專國者竒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也遷太府少卿
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僞者醜成北伐之
議邊事旣壞矣尚多夸詡以悞朝聽詆虜則以強爲弱
以銳爲怯譽已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置

莽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詔
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專國者亦怒
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孽孽爲
民蘇謙者建之克豪兵興席隅官勢以殺人取賕賂屢
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建儲赦貸之
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汪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
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函具奏爲吏借臺
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爲竟投謙嶺外而召公還然卒排
笮誣譫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寒泉修竹留居之以

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
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
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
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
程主簿張端節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察迪功郎吉
州龍泉主簿張恢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藥局蔣杞爲
其壻孫曰熙曰勳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刻
露之態四六絕去數十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
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

義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積藏雖子弟不覲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益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爲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是心

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立德深其去效果
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
爲公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發身之秘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謙善清
明自躬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出特立其在
四方護善組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爲悚然思見其
人茗溪千里湛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姜安禮墓誌銘

葉適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

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
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
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訖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
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
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
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襯見星出入其走
都昌柩故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
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絳斷檣折舟幾覆
然後得聚葬於武康上栢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旣而

頗實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賙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郃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謀其力致之難過於塲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將對集英策余疑之曰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夫家也已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

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紹熙四年二月十八日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忘哉

袁聲史墓誌銘

葉適

聲史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延孺知武進縣提舉杜師且兼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忽立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邁目眇小書童子所代爾卽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但異之乃免稍長闊達多大節葬

武進於烏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冢旁置百家
焉張丞相雖敗符離孝宗意尚銳論者爭言虜當擊君
獨上疏今北勾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
須後卒割地而和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
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雲公默
然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魏揆之於上君雅不好揆
之固辭揆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
虜自爲功士大夫不敢聞君間語侂胄自古君信而後
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雖爲忠桓溫劉裕爲

蔡突公將何所据侂胄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
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
宇文不平出鄙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袁
氏世家建安曾祖禪祖符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
曰司徒喬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袁晁反浙東
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
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漣水軍司戶女真陷
漣水亦死之季卽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秦
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比附

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蓋上虞
建安之袁能以潔易汙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
欲於故舊至君策畫念慮必以國不以己窮苦貫椎耆
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絕哉初虞丞相薦君
既不受舉進士亦不中弟說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
來賀得海鹽催煎未久棄去爲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
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
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婿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
曾諒曰范希奭孫男女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宦浸遠至

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客輒爲萬錢其費皆出參政長
子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
卒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
踈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
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爲強者難
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
也然則強果不可以創爲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兢匪營以節爲身千載同清尚其後昆無
改厥承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葉適

余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
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由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
命晝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
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
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
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
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

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旣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
人事常穿黃草屐刺白箴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
三十年開禧元年始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
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漉達於太湖復晉宋
舊跡在真州剗定城營房五千費減十五故孝宗以爲
才比再出適會計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瓦
實江淮諸軍滌甌釜待饗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
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
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卽復具野航出沒阡疇如

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
考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
世賞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
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通古
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肅潔如琅玕玉
出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之鄙都盡而幹
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窵其後而
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與
樞也在艮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

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
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
以終止而上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
莫察而文致之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
止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
故余於公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訃聞之自哭之至於
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
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謙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謙
爲弟子沐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

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
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翺劉余田朝奉郎湖北提
刑希翺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塲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
先治湖武康上栢山預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
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命以
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
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
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大夫不得以
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所折節復仕爲是夫

銘曰冗冗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胃出兮宜
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葉適

公名彥倓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侯叔瓌爲曾祖直
祕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尉縣
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號爲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
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
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
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

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涕淚滿頤請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懷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與縣以牧馬券爲負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不執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借百年弊事經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臺省吏盡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未減卽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壘石跨巨梁堅厠今民

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檄以祠
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
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
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
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
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
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
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
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

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由是旣轉
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
孟傳反累載毒甚柳桂陽公曰旣昔自相讐而鬪我主
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
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
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讐而滅亦其
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
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賣半價悉改造
公
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

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
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糶而資錢於
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
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
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
莊以虞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
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
半免湖藉田米不輸舉縉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
扇羣聚陂湖中令尉書且飢公取死囚梟其首刖兩足

號於衆曰此劫菱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
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卽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
中暫入卽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
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圍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
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
求退移漕福建公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
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
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
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寔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宏夫迪

功郎溫州司戶崇夫與爲伯晟後者從寧郎真州錄事
參軍師雩燕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壻曰宣教郎知楊子
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
始饒州歿而被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
所削奉母孝無庶弟友愛親善人聞過頓悟立改以材
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
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常
恠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
不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救

過而以不足日爲歎復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爲感則未
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得失昔
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反本而民
譽之以手加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于人以割爲能趙侯慷慨如
母哺兒定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恩涵
澤濡在越大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招遂嶺不
還概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跡是揚嘉定十二

年八月日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葉適

君諱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生乏乳以粥餌活遂得
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
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
家烏鎮常數千里赴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
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
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纔下一藥曰此病
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
自愈有以爲非藥之過者過在甚事當隨其事以治之

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讐其言夫世醫以
多愈疾爲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喜氣節讀書能文又
以其先大家多豪冠顯人特君發憤於庸醫爲之耳煩
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
詳爲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鍼而步
履復初廬守王安道中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爲君
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與安道其上
藥氣熏蒸須臾而蘇虜使黑鹿谷過姑蘇館病傷寒
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虜黑鹿谷適

爲先排使待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
橋下谷奏其主以已之車乘之北方由是知君名從張
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
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
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己使虜
虜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間厚爲謝君不肯以狀還
國信所冊陽蘇著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
金然則不專用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
官至額內翰林醫痊賜金紫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

七明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受等塋君於湖州烏程縣
永新鄉義安里平山余旣次君事而未銘也紹熙二年
去荆過吳大受謂余卜改塋矣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月
日下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
秉彝之配病內祕腹脹痛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
家僮親客旣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於會可
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
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待

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薪失斧持平
不效出奇則誤天庥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爲節意成尺
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慮憤傷末流
以䟽掩嫖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葉適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始冠第進士調饒州
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
丞又爲泉州晉江丞公穎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
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

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於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
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遷
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
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謚孝宗亦公所定議者
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
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劫掠爲
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
計行也於是羣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
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

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
永阜陵當復土公言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
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
卿卽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
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居茗雪翫惕水石誦
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
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
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
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蓋

儒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爲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放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簸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爲閤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

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
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
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
德於人材治道開闔明晦密扶顯相功效十數顧難以
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
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
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
且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
朝廷旣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

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四年某月日葬公少
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博采百家融
會通浹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每陋巷柴几茗
飲冷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淋漓輒爲人講說本末條暢
眉疎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
若干卷某集若干卷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
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
自立須子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竒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

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又粹
以慤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
卿噫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哀而勿愠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章憲

道學衰微千有餘載士習於章句傳註孰有心傳自到
者憲自髫髻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孔孟之絕學私淑
諸人獨恨不得供灑掃應對之役問所以學也旣冠居
吳則聞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門高弟乃與我季弟慤
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濯漑於仁義道

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涘然知師道可尊朋
友講習可樂也先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
考徙乎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
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蓋其理達而義
精故也然不徼名當世世罕知之今天子急賢圖治搜
揚巖穴俊乂彙征知府寧孫公佑列先生學行於朝乃
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先生於是與得行其道
以所學爲上言曰道無古今惟人能弘故堯以傳舜舜
以傳禹禹以傳湯湯以傳文武或見而知或聞而知前

聖後聖若合符節然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
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
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又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
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
大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
館校勘屬刊修裕陵實錄書奏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
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族子坐法一時
觀望文致以罪久之還故官復主管崇道觀引年致仕

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
疾終于里第以其年八月甲申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
鎮茅栗山之原嗟呼先生所試止於是故見之行事不
大彰徹道學淵微不得暴之天下然一時名儒推與論
薦亦可槩見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
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
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
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是
二三公蓋有心照莫逆之道存焉先生淳一不雜故得

之深不事表襮故所養厚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故
望之可欽卽之可愛慕其接物意誠而感通其治事從
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職其涖民必極其惠豈非所
謂時措之宜者耶曾祖諱珣祖諱礎皆隱君子考諱伯
起假承奉郎贈右宣教郎室蔡氏胡氏前卒俱贈安人
胡氏欽州安遠尉嶧之女安遠名士女又賢也以配先
生士以爲美談三子曰大本右修職郎淮南東路安撫
準備差使曰大中曰大臨皆業儒女二人婿皆進士嗚
呼夷考世儒之學自先秦兩漢更魏晉涉隋唐窮經探

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顧以謂孟軻氏不得其傳下到今若河南程氏之學若先生之所受學遠有端緒質之孔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于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于格物致知自盡已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要本於至誠不息達於禮樂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師傅以肄業考疑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無渙然水釋於斯道先生既葬修職以狀來曰先君未嘗著書所

以傳後者惟幽堂之銘是賴子從先君遊久子實甚宜
憲義不得以淺陋辭也謹次其狀且具列古今之學可
考不誣蓋有待於來者銘曰

聖人跡熄經僅存章句傳註極絲棼衰微滅絕塞道真
剝剝闢儷攻於文卓哉夫子闖聖門學得其承道乃尊
不雜不溺醇乎醇相時行義覺斯民胡神嗇此畀窮屯
我述墓文琢斯琤論茲源委垂無垠聞而知者存乎人

重編吳興志序

傅兆

唐人權載之序正元十道錄謂言地理者獨魏公且因

許其經濟遠大之業及觀魏公所論六典地域之差次
四方貢賦之名物與夫州郡廢置山川險阻無一不備
然後知載之不妥許可今州縣之編雖與並載寰宇者
不類條目纖悉亦豈易爲苟非其人則詳略弗當是非
雜揉何以信後吳興東南最盛處於今爲股肱郡山水
清遠人物賢貴宜有大手筆以志其實左文質統記或
謂失之猥并李宗諤所上圖經盼于此者又未免簡脫
之病顧方欲請於郡一日太守李公郎中偶自言及是
且謂郡有博物君子談君監簿慨然以此自任今

以錢木之資屬歸安周令未幾李公詔還富公寺王來
繼又捐金以竟之甚盛事也兆於談君乃同年進士喜
是編出其手因從周令假觀始知郎中除日已屬意乎
此大概本舊志參正史補遺訂誤無一不滿人意列二
十卷卷各有目數千百年間事了然不疑三輔黃圖殆
不是過蓋嘗謂人之筆力根於天性充於學問猶運舟
挽鉤力有限量弗可強勉紹興以來亦有好事者續圖
經續編志非不盡力如震州菽塘之辨卒亦聽訛而止
以談君誠良史才奚可多得會將推乎素學獻華夷編

經理中原如指諸掌兆遠學寡聞非敢自齒於權載之列談君事業當超出乎唐魏公之上於以見是編更數君子而後定歷二賢守而後傳是豈無待而然哉

懷忠堂辭

并序

王炎

顏魯公知湖州作放生池又刻碑池上其碑見存池畔有魯公祠堂題曰懷忠北山程公嘗作楚詞一章刻石廡下其辭甚古然未盡事實因以辭續之其辭曰

豈逸駕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迹已陳兮德新可敬而

慕兮幾春秋意其存兮闕於萬年之原謂其逝兮乃在
羅浮之巔奮忠精兮取義貫羲娥兮爛然監塵寰兮上
征揮八極兮爲仙黃鵠脫驟兮素蚪停駟幾彌節兮念
遺民而來顧高弁蒼蒼兮清茗瀾瀾公來遊兮湖山增
美遊觀罷兮來歸有浦與河兮清冷之池魚鳥懷生兮
欣欣焉其有依銀鈎蠶尾兮燦翠珉而陸離絃琴兮擊
鼓羞羔豚兮酌醑跪起以薦兮願公燕喜公燕喜兮吾
民樂康却災沴兮蠲除不祥雲來兮萬祀蒸嘗兮不忘

湖州到任謝表

王炎

便朝賜對近輔班條起居閑散之餘付以蕃宣之寄喜
非所望懼不能堪中謝伏念臣曩以散才濫升清貫老
隨災至命與志違入三館者四年瑕疵不掩把一麾者
數月瘡痍已成坐此罷歸宜其末廢乃從家食驟得守
符況古稱蒼雪之間湖山清遠而今比京畿之內事物
浩穰自揆何人可居此地第緣踈淺不敢控辭識指慮
踈何以撥煩而治劇身衰氣憊難於扶弱而伸強縱欲
佩韋終虞傷錦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皇明日照皇度天
涵在知人而能官人雖加遴選善救物而無負物亦云

兼收臣敢不益戒曠官深思補過寧催科之政拙惟務
便民但寬大之意行是爲報國

上葛密院

邨書

王炎

炎嘗謂爲天下計者不可以喜於多事亦不可以習於
無事喜於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於無事則有苟
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
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
務不然輕躁妄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
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圖不畏多

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爲多難之不畏也
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贄方內無犬吠之警此
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偃而不用其久安之
計歟抑亦養威蓄力以爲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
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於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
之睿謀紹高祖之盛烈相公以真才碩德周旋兩地且
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略遠筭獨運於帷幄之中而折衝
於萬里之外此固非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爰請試
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今日壤地東起海濱

西入巴蜀綿亘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荆襄乃天下之脊脊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二日可至於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荆襄爲重昔諸葛孔明周公瑾爲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不可以深論也至於守禦之策則荆襄之地尺寸有所必爭蓋自古興於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強失蜀則孤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有四川之地者荆襄控其孔道也今荆襄之間其重鎮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三曰鄂渚兵聚於此而信陽漢東郢亭德安等處歲分數

百軍士戍之夫分戍於沿邊之支郡城小而不精此不足
足以自固則江漢上游之所恃以爲金湯者特三鎮爾
大將在鄂渚戍卒凡五六萬其副在襄陽戍卒纔二萬
人江陵介於襄鄂之間戍卒不滿萬人夫襄陽國之門
戶也而恃江陵以爲唇齒恃鄂渚以爲根柢疆場有事
其伸縮卷舒之機雖不可以預圖然鄂岳諸地遠江陵
兵少則襄陽易危其表裏重輕之勢不可不素定也惟
相公熟籌之古之用兵者有勇力之士有智術之士智
術之士運籌策而爲之謀勇力之士履行陣而爲之用

二者不可闕一也其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
之有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爲
軍師袁紹之有田豐以爲謀主此數人者非能身犯矢
石也然謀之用否勝負隨之自文武分於兩塗士大夫
不服習於騎射而軍旅之事屬之武夫士有談兵者人
必笑之夫力抗虎射中遠爲士者誠有所未能至於料
虛實決成敗較之挾匹夫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徃
徃謂世無人才炎獨以爲不然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
而後見天下無事則深謀奇計之士無以見其所長自

古英豪不遭興運恐亦未免湮沒銷鑠與草木俱腐而
謂天下果無人則過矣廟堂垂意於選用取其智不責
其勇用其謀不求其力則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
無遺惟相公圖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
大將出於朝廷之所擢用愚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
至於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廷亦恃以爲干城
有勇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不足於
甲馬其技不熟於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且遇
敵其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於轅門豈無驍將

驚之士可以備戎行千夫之長者若責二三大將各盡
公心視其怯懦者黜之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此曹莫不
踴躍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士氣可壯矣惟相公
圖之將帥所恃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畏而不驕
非恩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寶嬰之分金皆
以恩意撫摩其下也既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
齊之則驅之於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貧
甚矣將帥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恤平居
無事以勢相待以法相制固不敢爲亂萬一有羽書之

警率而用之恐難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之神州赤縣
淪於左衽之膾腥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於北向
而不肯燕坐於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
敗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邊防利害或言
布衣某人上言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邊
鄙之中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爲者安用傳
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跡也無謀
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炎新安一介
下士也隨牒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才無以求聞於

當世固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相公之庭歲月侵尋試涓縣於江湖之外百憂熏其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願掃門一見焉而不可無以藉手也故爲湖北未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爲臨江剗弊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己者故又以書先焉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於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且不能况於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精於仕者也相公略觀其言察其愚陋而棄之則炎之分也矜其

證而收之則炎之幸也干冒

云

云

上宰執書

王炎

炎竊見湖州先准省劄日造鐵甲一副續准省劄日造鐵甲二副且以二年爲期買物料雇工匠並令本州於係省錢內支用歲終具夾帳備申方行支撥用過錢貫且係省錢州郡所入者少所支者多戶部所謂且於係省錢內支用者是不欲直言不行給降姑婉爲之辭爾炎近不免再有申陳會計本州造甲已支過一萬三千餘貫乞於月椿錢內支撥恐戶部以爲難欲乞於給降

度牒付本州變賣支用蓋緣本州困乏挨那不行不免控告至於哀鳴若蒙鈞慈早賜允許行下豈特可寬官吏之責實亦可寬民力也炎又思之打造鐵甲難於興工不已者其害有三境內匠人迭互用工追逮且遍日支錢米可以養其一身不可以養其一家使之拋棄妻孥供官役使已非小人之便又况終日鍛鍊不得休息日以二副爲限比之私家用工極爲勞苦則興工不已其害一也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鍛鍊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縱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今已

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蠶桑失時種時失節終歲必有困窮凍餓之患則興工不已其害二也季秋已後仲春以前天氣既寒爐冶鍛治不可用工仲春以後天氣向暖仲秋以前天氣大熱當是之時聚一二百人而用之自早至暮親爐鞴鍛金鐵不得片時休息尤非所宜夫強人而用之不恤其勞必窮其力似非朝廷仁厚愛民之意則興工不已其害三也夫人情有害則怨有利則喜未嘗可以輟其工役而稍利之乎或曰邊防有警鍛甲治兵事不獲已豈容遽輟矣切以爲不然古之論用兵

者言城郭不堅不可以固守者有之言糧倉不給不可
以持久者有之言士卒不練不可以戰者有之言犒賞
不豐無以使人者有之言將帥不才不足以御衆禦敵
者有之未聞以甲冑不足爲患也去年邊境交兵蓋以
不練之卒付之愚將士卒逃潰棄甲委兵故喪失者多
且軍器所造甲不知其幾年矣日造十副以一歲計之
則造甲三千六百餘副以十歲計之則造甲三萬六千
餘副而用兵未及一年則所存者少所喪者多乃遽責
之州縣大郡日造二副小郡日造一副若向後用兵士

不精練與前日同將無智勇與前日同雖諸郡造甲山積恐一二交鋒之後又有不足之患矣當是之時雖欲強州郡以造甲恐州郡無以應命朝廷雖欲支撥縉錢使之充用亦恐版曹無以那融也况民力不可使窮乎故炎以爲選將帥練士卒備要害積芻糧以爲扞禦之計此雖書生之嘗談實天下之至論也廟堂若肯賜鈞念會計軍士卒若干甲冑若干內而軍器所藏外而諸州所造到甲冑若干若大數稍給於用則工役可罷無疑矣昔者仁宗皇帝之世天下全盛民力殷富然北有

耶律之患西有拓拔之憂用兵累年范蜀公爲諫官其
言曰欲備西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欲備契丹莫若寬兩
河之民今民已窮而三司取財不已財已竭而樞密益
兵不已議者以其言爲切中當時之病今日之民力盡
矣襄漢兩淮生靈肝腦塗地村落丘墟此固仁者之所
動心若夫自江以南州郡或困於運糧或困於防守或
困於招軍或困於和糴或困於造船或困於打甲其禍
起於權臣擅命自作不靖以干天討然其害流於天下
至今未息朝廷更化慨然與天下盡去宿弊改弦易轍

誠不可因循亦不可苟且則炎之所言不爲過也權臣
誅極之初朝廷首下詔以求直言所以防壅塞通下情
則炎之所言不爲僭也干冒鈞嚴下情悚懼

答凌解元書

王 炎

炎汨汨簿書不得欵教承惠長篇不勝慚怍一雪乃蒙
朝廷指揮不敢不祈幸而得雪不敢以爲喜而以爲憂
則古詩所謂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故也故房金之
利及於一市不及於四境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賑救之
法當先於四野之農不當先於市井之游手炎起家寒

冷農家疾苦知之素熟不待執事之言也富家之大斗鄉司之作弊所至有之不獨湖州如此爲政者但能去其大甚爾若曰剷除其弊無一毫不盡雖龔黃不能而况災之不才乎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災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向在臨湘爲縣亦是水災濱江之民盡掘大蓼根而食之爲州縣者雖知其弊如之何其救之哉又况湖州戶口繁多郡倉常平米斛只有二三千石又如德清縣近日窮民來求賑濟者數百人縣倉常平義倉僅有一百六

十石以之賑濟則不能遍以之賑糴又不能給未知執事何以教我本州之策不過勸豪右賑糶禁牙儉販出境用錢數千緡糶米斛散去安吉德清歸安郎珩或者可救一時之急本州有和糶三萬九千石朝廷旨揮起赴鎮江總所災已再申都省乞存留上件米斛以備來春賑糶若得此米則二麥未熟早禾未收以前尚或發廩可以濟新陳之不接未蒙朝廷行下萬一朝廷未從所請又未知執事何以教我天下之事言之易行之難古人所謂旁觀者常高一著當局者迷執事袖手旁觀

必有以處此願聞之况凶年乃民間之不幸荒政自是
臨事履之而後知爾嘗聞楊大年內翰有詩云鮑老當
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
當舞袖長執事見炎之舞袖長矣若其當筵而舞之不
至郎當胸中恐有成說幸詳以見教毋吝

上宰執撥米賑濟書

王炎

炎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絕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
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紙安吉知縣
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

買糶糶災又遣人出烏程歸安管下鄉村詢訪近確坊居民又多糶糶糶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卽與賑濟本州常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用以賑糶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熟今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弱者必至餓死強壯者恐爲盜賊災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糶米接濟賑糶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於百姓已餓死已爲盜之後不若行於百姓未餓死未爲盜之前災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恩非是

避罪實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爲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饑
餓緣此上瀆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糶
米分去歸安之郎邪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
武康安吉長興略減價出糶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
不蒙朝廷行下將和糶米賑糶委是無米接濟此係痛
切利害又况出米賑糶收回價錢椿管在庫秋熟糶還
於朝廷無分文之損而於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災切緣
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楊泗饑民多死郡中
軍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來歲

薦饑將無所取償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年寧復憂水旱耶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倉廩以賑饑民益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召和氣累致豐年實繇於此况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太祖且不以為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憚而不為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民民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得米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屢請而不從災不知其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州

雖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數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
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纔
凶歉卽便缺食若不賑濟豈特困弱餓死強壯爲盜亦
非召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於廟堂將安所赴懇
州治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爲民有請如訴於天此
災所以夙夜徬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
尚書省欲望鈞慈察災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
救老穉之命不勝大幸

申省論馬料劄子

王炎

照對本州管下有下菰城係每步司牧放之地四月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自五月至八月馬一疋日支糧穀七升九月回程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開禧三年共支馬料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九斗嘉定元年共支馬料五千九十五石一斗三升上件料本州卽無儲蓄每年係朝廷裁撥上供寬剩錢會中半隨時價高下責付牙僧收糴官吏凜然常恐收糴愆期支散不給况去年蝗旱禾價消折本州管內多係晚田少有早稻可充料穀兼之早稻去年盡被蝗蟲喫損每年收糴已自艱難目今

小民饑餓赴愬於官乞行賑救又更如每年收糴馬料之數奪民之食充馬口腹小民必然饑餓性命不保切見古者行軍用師糧食以供士卒芻芟以供牛馬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糗糧峙乃芻芟不聞峙穀粟以食戰馬也又孫武兵書亦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此言軍士之糧也芻秣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牛馬之草也又按漢書烏氏善畜牧至用穀量牛馬夫牛馬之多以穀量之則不過於牧水草之地而已安得有穀以食之古禮惟國君有馬在閑廐者食穀與草凶年則否

故記曰歲凶馬不食穀又曰國家靡敝則馬不嘗秣秣者刈草與穀雜而食之也況今之馬出於西夷南蠻不過喫草飲水於山谷之間豈常有穀養之今湖州遭蝗旱之患百姓絕糧可謂歲凶矣公私匱竭州縣素無凶年之備民間自有兩年和糴之後宿藏已空亦可謂靡敝矣目今六縣之民近市井者或買糟粕近確坊者或買糠粃安吉山縣最少米穀山居之民或掘野葛或掘地血而食之馬之食穀粟者豈不可省昔者廐焚夫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人貴而馬賤故也古者師行則秣馬

非師行之時益有芻而無秣今幸邊防休兵馬收於郊
水甘草美足以養矣不用於戰陳何必食之以穀武王
休兵歸馬華陽魯僖重穀牧馬坰野其不食穀明矣民
食糟糠食野草而馬反食穀似非仁民愛物貴人賤畜
之意炎妄意謂食馬以穀理當盡數住支縱未能住支
則四月九月馬日食一斗當減而與之四升自五月至
八月馬日食七升當減而與之三升如此則尚可以合
古人之制又可見主上愛民之仁又可以減縣官之虛
費又無損於國家之武備欲望鈞慈詳察所陳特賜行

下須至申聞者

回交代周郎中啓

周諱夢祥
前湖守

王炎

昨登三館幸接英游今合五符又叨交契雖在後難攀
乎逸駕然告新必授以成規遙睇茵憑輒陳輿誦某官
學深聖域文挾國華是謂勝流嘗已紬書於金匱如其
小用亦宜演誥於黃麻乃欲訖其外庸今暫違於帝所
遠追冉季擅政事於四科高祝趙張騰治聲於三輔衆
雖請闕難以借留朝有賜環促之來覲嘉猷告于后卽
升獻納之司利澤施於民盡展經綸之蘊炎侵尋末路

開客孤蹤起廢恩深撥繁才短恃有教條之井井可以
蒙恩更斲誨約之諄諄使之免戾

謝從官啓

王炎

屏居三徑越在家山起把一麾密依行闕技拭之誤恩
甚寵吹噓之大造爲多伏念炎碌碌亡音惛惛寡與瀛
洲抱槩鄙水分符誰謂數竒動而速謗自知識暗謀不
周身此宜終老於漁樵何敢希榮於牧守况古稱苕霅
爲浙右之名城而今視京畿乃目邊之輔郡寬厚者長
於撫摩而短於治劇精練者急於辦集而緩於字民於

斯二端未有一得付以藩宣之寄擢於廢棄之餘曾是
傷弓若何全璧伏遇某官嚴於律已輕以待人持君子
包荒之心廣朝廷使噐之意雖管蒯以無廢或桑榆之
可收炎敢不振衰遲之蹤竭牧養之力使之殫治諒無
梁國之能督以催科寧若道州之拙

謝孟漕啓

王炎

鳳闕非遙虎符有守便朝賜對詔旨趣行主上之德意
寬仁臺治之教條簡易於斯撫字可謂便安載念此州
殊非曩日三賢祠在誰希前哲之高風六客堂空無復

宦游之樂事既紛紛於牒訴又汨汨於簿書征權之利
日取之若甚多金布之輸歲計之常不足何以免催科
之拙庶乎爲保障之謀伏遇某官令聞冠於朝端名門
甲於天下以能治劇兼兩道以裕財其實留中近九重
而駐節炎幸緣一日之雅素可竊二天之庇庶雖無御
黜馬之嚴稱爲能吏願戒烹小鮮之擾加惠齊民

答魏倅啓

王 炎

外諸侯之守在於撫字其民半刺史之權所以通行其
職辱講同僚之好首蒙枉教之勤某官世閱光融才猷

敏邵展士元之驥未足窺其所長題仲舉之輿是宜借
以爲重何期天幸獲共官聯庶幾繾綣以相依必肯彌
縫其不逮瞻風非遠披霧有期胸次所懷毫端莫盡

答長興安吉知縣啓

王炎

朱轡蒞事固無取夫煩苛墨綬近民尤貴察其肥瘠欲
爲循吏難矣願與執事圖之某官行已靖修撥繁敏決
方縣官之意雖專於保障而郡守之責在拙於催科要
當處之以中相與去其太甚黃金不至搏手而無措赤
子亦可息肩而少休但使田里無歎愁之聲不負朝廷

有寬大之意佇觀優課卽止亨途聊發鄙懷用酬先施

答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啓

王炎

準旃假守偶及戍期鳧鳥同僚遽來教賜某官疏通無
滯廉謹自將小試民庸暫行邑事若以仁厚之意寓於
催科之間萬戶按堵而居不病烹鮮之擾諸公推轂而
上何憂展驥之難自顧陳人豈堪劇郡所願同心而共
濟必無袖手以旁觀惘欵之情敷陳罔既

賀吳興郡王啓

王炎

大庭讀命亞傳升華鏤玉增嶽慈孝洽兩宮之慶篆車

彰采友恭形四海之風盛事流傳歡聲洋溢某官端莊
而好禮靜厚而尚仁晨趨辨色之朝其儀惟謹日致承
顏之養於志無違屬聖君方駿惠於先猷爲太母衍鴻
休於顯號乃眷懿親之近無踰介弟之賢親公府之多
儀未爲異數詔王朝之特輯庸示殊恩葶樓具美於相
輝棘立超升而在左慈幃喜懌茲惟系出於孝皇屬籍
榮華豈止事同於信邸炎贅員間館依德高墻夢斷日
邊阻進瞻於袞繡身居林下但傳誦於絲綸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大昌覆謚文簡議

王炎

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皇弟
吳興郡王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王炎覆謚議曰君子
所以著見於世者其道有三德以成已才以集事言以
垂訓於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謚文
才德備也晉士燮趙武之謚文才德各有所長也魯臧
孫辰之謚文其言立也文之謚一意旨所該括者富矣
後世士大夫學識淺陋言辭卑弱浸不逮古於是名公
鉅卿間有以文章議論奮立於一時諸儒之上者縉紳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五十

宋文

往往目爲斯文之宗其沒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權德輿
韓愈李翱本朝楊億之流是也今特進程公其學富瞻
而不雜其識精密而淵深其發爲文章則根底六經與
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駸駸上薄西漢續
作者之派流立後學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議
然未足以見其行已蒞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簡
按謚法簡有數義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正直
無邪曰簡一德不懈太常議之詳矣然公才高而氣勁
疑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

善亶亶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爲師儒諸生敬之在坊里爲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歟起於布衣自致達官富官而行惟義是徇雖無崖異不肯瓦合未嘗以毀譽更其守也太上龍潛公爲官僚及登大位公方閑退杜門謝事恬淡無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也是非正直無邪歟夫學問文章彰徹如彼德成行立超卓如此合文簡以定謚各不浮於其實也請如太常所議謚以文簡謹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丁端祖

議曰斯文之脉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
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孟軻
氏而楊朱墨翟之徒百氏蠱起非孟子障百川而東之
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
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
者始知所適從羣邪醜正衆僞嫉真如濂溪二程之學
浸晦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
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
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均

廷既嘗賜謚矣則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手天奪之年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謚之曰成夫何歉焉博士議是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謹議

西湖羣賢堂記

陳文蔚

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寃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
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設官置吏星羅碁布正人心
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萬年之久豈欲其營私殖貨剝
下媚上爲基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
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義理欲厚風俗則莫若
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害無
所擇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之細故莫或毛
舉未損也况大綱旣正衆目畢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
小哉茗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

之好與竟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然則侯之
爲政亦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僵起仆縮他費以養
生員春秋二祀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
必當由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佩服鏘鏘
矣然其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
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
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等早姓名顯晦
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
祝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寄辯

其異端似是之非發其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立世教
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
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風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者其
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勵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
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後而行
遠者莫不取之凡十有六人堂以羣賢扁之傲錢塘湖
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儻是邑
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勵志聖賢之學而恥爲章句
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若爲客若

邦人忘身徇國推已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
大有可觀者乎予於是旣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
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恥不立
其爲風俗累也大哉侯旣於講學留意一以正人心爲
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期月以俟規畫旣定走
書上饒諉文蔚誌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記
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正貳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
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

章巖磨碑

紹定己丑冬河州寇作鉛山障蔽江浙實處要害之地
邑宰章公謙亨以謂彼衆弄兵由銷患不早積習致然
今雖未薄吾境不容以張皇諱避坐失事機卽以急變
聞于上人申飭警備控扼險要備峙芻糧營繕壁壘以
待大軍之至明年春本路調沿江兵應之未幾賊果驤
鬣北向闖吾隘口居民望風徙避苟全性命公乞移屯
於監軍趙公潛夫遂自火田提兵以來次於縣廓乃部
勒諸校分道並進所向輒克捷報無虛日生縛數百人
取其傑黠來敵者梟首葦於西關之外其餘脅從之類

釋之使復歸農是後諸路官軍相繼入閩經從邑里應
辦不絕我衆益前賊衆益却邵劔之南且俘且降平盪
之期蓋指日可俟矣議者咸謂活吾一邑之民所以爲
是先慮之備者要皆邑大夫之力匪伊終更而去第功
增秩雖莫諧願借之請然無奈去思之情是以書其大
槩使世之子孫當無忘公之德云耳公爲政寬平邑人
號爲生佛大書錄木家置一本祠而祀焉其他如愛民
戢吏興學禮賢救荒減賦所可記者尚多然以捍禦功
言之此皆作邑之常故表而出之以記不朽之傳是也

八月初吉刻于章巖西偏之崖石